

# 釋金文「𠄎」「𠄎」「𠄎」「𠄎」等字 兼解《左傳》的「讒鼎」

吳匡、蔡哲茂合撰

金文中有「𠄎」字，見於 函皇父鼎，「函皇父乍 𠄎 嬭 𠄎 鼎」，又有「𠄎」字，見於叔 𠄎 方彝、尊、殷三器，爲人名，及孟鼎「女勿 𠄎 余乃辟一人」，又有「𠄎」字，見於向 𠄎 殷爲人名，及繁卣「易宗彝一 𠄎」爲計算宗彝之單位，又有「𠄎」字見於卯殷「宗彝一 𠄎 寶」及多友鼎「湯鐘一 𠄎」爲宗彝及湯鐘之單位，根據字形來分析，「𠄎」象兔形，「𠄎」加刀作聲符，「𠄎」再加上肉作繁文，而「𠄎」則去刀再加上 𠄎 作爲聲符，諸字所表達的事實上是同一個意義。也就是說兔善跳，故孳乳爲超，而《方言》「釗、超、遠也，燕之北郊曰釗、東齊曰超。」又《說文》「釗」字云「斷也，从刀、龜聲，一曰剗也，釗也。」《爾雅釋詁》又有「臺臺、𠄎 沒、孟、敦、𠄎、釗、茂、劭、𠄎、勉也。」《方言》又有「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 𠄎 釗」，因此孟鼎的「勿 𠄎」應可讀作「𠄎 釗」，而叔 𠄎 三器的「叔 𠄎」由其與王姒的關係可能即母子，因此「叔 𠄎」可能即康王釗。又說文「𠄎」字讀若「龜」，可知 𠄎、𠄎 和金文中表示一套的「造」字聲義相同，而「𠄎 𠄎 鼎」也就是「𠄎 造鼎」即一套鼎，「宗彝一 𠄎」、「宗彝一 𠄎 寶」及「湯鐘一 𠄎」指的也是宗彝一套，湯鐘一套。

《左傳》昭公三年晉叔向引「讒鼎之銘」，所謂讒鼎即《禮記·明堂位》之「崇鼎」，由金文的「𠄎 鼎」即造鼎來看，讒从龜聲，龜讀與𠄎同，可知「讒鼎」事實上就是造鼎，也就是一套鼎的意思。

金文中有「𠄎」「𠄎」「𠄎」「𠄎」見於：

函皇父鼎：<sup>1</sup>



「函皇父乍 𠄎 嬭 𠄎 鼎，子=孫=其永寶用」（圖一）

叔 𠄎 方彝：<sup>2</sup>


「叔 𠄎 易貝于王 𠄎，用作寶𠄎彝。」（圖二）

- 1 1960 年出版《陝西省博物館，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藏青銅器圖釋》圖版 62，又拓影見於《三代吉金文存補》120 頁 810 圖。
- 2 見文物 1962 年 1 期文物簡訊欄，侯鴻鈞氏記：「這件銅方彝是在洛陽馬坡村南出土的，與矢令方彝的形式大小差不多。」圖二拓影取自唐蘭氏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微》一書 191 頁。


叔  尊：<sup>3</sup>

「叔  易貝于王 ，用作寶尊彝。」（圖三）



叔  殷：<sup>4</sup>

「叔  作口尊彝」（圖四）


孟鼎：<sup>5</sup>


「女妹辰又大服，余佳即朕小學，女勿  余乃辟一人。」（圖五）



卯殷：<sup>6</sup>

「錫女鬲四章  宗彝一  寶」（圖六）


多友鼎：<sup>7</sup>

「易女圭鬲一，湯鐘一 ，鑄鑒百勻」（圖七）



向  殷：<sup>8</sup>



「佳王五月甲寅，向  作旅殷， 其壽考萬年孫子=永寶。」（圖八）





繁卣：<sup>9</sup>

「易宗彝一 」（圖九）

函皇父鼎是新出土之器，其「」字《青銅器圖釋》釋文云：<sup>10</sup>

「」字不可識，疑殷字象形。東武商盍堂王氏藏  叔簋（即殷字）

之簋字作 ，與  形近，疑為一字。」

按東武商盍堂王氏所藏的「 叔簋」之「」為簋字，非簋字，王維樸氏在「東武王氏商盍堂金石叢話」（東方雜誌二十七卷二號）中舉所藏金石拓本之五誤為簋，且此字與函皇父鼎之「」字不同，一望可知， 字四版《金文編》列於附錄下，此字當為「兕」的象形字，在此銘中讀為「龜」（其理由詳下）。

3 見《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I》器影 Plate 18 拓影 114 頁。

4 見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集刊 (BMFEA) 第 30 號 (1958) 所介紹 Western Collection。

5 《兩周金文大系圖錄》18 頁。

6 《周金文存》卷 3 頁 11。




7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。




8 三代吉金文存 8 卷 20 頁 1。




9 上海博物館集刊 1982，24 頁，（建館三十周年特輯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10 同 1。

孟鼎的「𧢲」字，歷來有很多解釋，劉心源釋𧢲，吳閩生，郭沫若釋𧢲，柯昌濟、陳夢家釋𧢲，白川靜釋𧢲，今人李裕民氏已有辨正，其於「古字新考」<sup>11</sup>一文以爲孟鼎的「𧢲」字是：


「𧢲 應釋兔，兔字，石鼓文作 ，秦子矛作 （逸字偏旁），胤昇𧢲壺作 （𧢲字偏旁），與此形同，字之上部丿像兔耳，口像兔頭，丿像兔身與足，ノ像上翹的短尾。

𧢲與金文匕（妣的偏旁）作  者相同，應釋匕。或釋刀、力，均非。金文刀作  或匕，力作 ，與此異。金文之匕有誤作刀形者，但刀形不見誤作匕形的。


𧢲爲雌兔之專字，甲骨文常以匕表示雌性動物，如 （牝）爲母牛之專字，（𧢲）爲母羊之專字，（𧢲爲母豕之專字），還有𧢲、虎匕、鷹匕、犬匕均同此意。孟鼎爲周初器，去殷不遠，故尙保留此種表示法。

𧢲在此似可讀作逸。「女勿逸余乃辟一人」與毛公鼎「女毋敢妄寧」、「女弗以乃辟函於𧢲」含意相近，意指你不要放佚不盡心輔佐我。逸作動詞，余爲賓語，句例與工𧢲大子劍「莫敢御余」相仿。

把孟鼎的「𧢲」釋成𧢲，亦見於高明氏的《古文字類編》一書，列於牝字下，把它的意義說成逸，亦見於李學勤氏「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」<sup>12</sup>一文：

「同行第十字，（按指  字）即三體石經逸字古文，音近假爲肆，試對照下列金文：

卣銘 宗彝一 （按指繁卣）

𧢲簋 宗彝一  𧢲

最末一字皆爲『肆』，大孟鼎『已，汝妹辰有大服，余惟即朕小學，汝勿𧢲余乃辟一人。』『𧢲』也當讀逸，文獻或作『佚』《一切經音義》云『蕩之也』『余乃辟一人』即『余一人』猶云孤、寡，天子自稱，因此大孟鼎此句是

1. 見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輯 113 頁至 117 頁。

12 見《人文雜誌》1981 年 6 期。

說不要使寡人陷於逸樂，和大孟鼎同樣寫法的字又見於一組尊和方彝（按即圖二、圖三），系人名。『𧢲』即『逸』，其从『月』可理解爲从『月』省聲，本銘『湯鐘一肆』即一套編鐘。」

按把孟鼎的「𧢲」釋成𧢲，以爲是雌兔的專字，但是甲骨文金文未見其他地方有此字，也未見雄兔的「兔」字，此爲可疑之處，又金文逸字是从彳或从辵，文字中凡从彳或从辵都有表示動作的意義，如秦子矛作「𧢲」，胤 昇 𧢲 壺作「𧢲」，因此要把孟鼎的「𧢲」釋成「逸」是有問題的，李裕民氏把「𧢲」的左旁「𧢲」釋或兔是非常正確的，但右旁所从的「𧢲」由前舉的圖二、三、四的叔 𧢲 三器來看，釋成匕仍有問題。「𧢲」仍應釋成「刀」，「𧢲」是刀字的倒置，如湖南出土的兵器，一戈正反面皆有銘文，<sup>13</sup> 同樣的銘文見於三代吉金文存 17 卷 3 頁圖十正面的刀字，反面作 𧢲，可知「𧢲」字右旁爲刀，那麼此字可隸定作「𧢲」，《說文》未見此字，但有「剗」字，云：

「斷也，从刀，龜聲，一曰剗也，劍也。」

《說文》中對兔，𧢲、龜三字的解釋如下：

𧢲 兔獸也，象兔踞，後其尾形，兔頭與 𧢲 頭同。

𧢲 兔獸也，似兔青色而大，象形，頭與兔同，足與鹿同，𧢲 籀文。

𧢲 狡兔也，兔之駿者，从 𧢲 兔。

章炳麟氏在《文始》上<sup>14</sup> 認爲兔、𧢲、龜爲同一字，其云：

「尋 𧢲 兔雙聲，古蓋一字，由宵轉而至魚，則爲兔，然 𧢲 亦兼入魚，故 𧢲 從 𧢲 聲，乃讀若薄， 𧢲，兔雖分大小，初造文者，必不委細分別，其一字異形可知也， 𧢲 舒作齒音對轉談爲龜，狡兔也，兔之駿者，从 𧢲 兔，以 𧢲 讀如龜證之，明 𧢲，兔無二也。 𧢲 善跳，故孳乳爲超，跳也，超變易爲跳，𧢲也，一曰躍也，跳又變易爲逃。」

章氏以「兔善跳，故孳乳爲超」，是可信的。《方言》卷七：「劍，超，遠也，燕之

13 見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輯周世榮氏「湖南出土戰國以前青銅器銘文考」一文 266 頁，圖十三，三代之摹本見四版《金文編》附錄上 491。

14 《文始》卷九陰聲宵部甲頁四臺灣中華書局影印本 167 頁。





陳氏把「𠂔」字認為从兔从刀，意義是勉，這些都是正確的，但直接以為𠂔是勉字，卻是不對的。

前面提到的叔𠂔尊，叔兔殷，叔𠂔方彝三器，其中方彝和尊都提到叔𠂔受到王姁的易貝，王姁是周王的后妃，劉啟益氏在「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」<sup>15</sup>一文，以為王姁是成王之后，其云：

「叔勉方彝的時代，原報導定為西周初期，1972年，這件銅器調來北京展覽時，有的同志把它定為武王，說王姁是文王后太姁，有的同志把它定為成王，說王姁是成王后妃，叔勉方彝的形制與乍冊折方彝近似，主體花紋（獸面紋）和主體花紋旁所附的陪襯花紋（龍紋）與乍冊方彝完全一致，叔勉方尊的形制與𠂔尊近似，主體花紋及其旁所附的陪襯花紋也與乍冊完全一致，𠂔尊的時代為成王，乍冊折方彝的時代為康王，叔勉三器的時代應與乍冊折方彝相近，而不能早到文王，它們也不能為武王，因為武王妃為邑姜，因此，叔勉三器的時代只能定為成王，在成王銅器時代是較晚的。那麼，王𠂔就應該定為成王的后妃了。」

多年前韓國的方善柱氏作「初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文武王后」<sup>16</sup>一文，也曾把叔𠂔三器與矢令方尊、方彝、殷三器的花紋作比較，以為他們之間有不可否認的時間上的親緣性，其結論是：

「單單就花紋的比較分析觀察，好像叔為（按兔字方氏釋「為」）組銅器比矢令組器早一點。就銘文來看，叔為組的賜與人物是王𠂔，而矢令組的賜與人物是王姜——具有強大權力的初周女性，那麼，我們很快就可以達到一個聯想，文王的正后是王姁，而武王的后妃是邑姜。班殷說：『毓文王王𠂔聖孫』。《史記管蔡世家》說『武王同母兄弟十人，母曰太姁，文王正妃也。』《詩經大雅思齊篇》說『大姁嗣徽音，則百斯男。』如是則文王后在金文叫王𠂔，在文獻叫太姁，太姁是毫無疑問的。」

又說：

15 《考古與文物》1980年4期85-86頁。

16 大陸雜誌52卷5期。

「文王后大妣在金文叫王𠂔，叔爲器爲所關聯的標準器。」

按方氏所說文王正后是王妣，以金文班殷與傳統文獻正相同一致是沒問題，矢令三器中的矢令殷中的王姜也可能是武王的王后邑姜，所以說矢令三器與叔𠂔三器的花紋在時間上有其親緣性也可能正確，但如果說金文中的王姜是活躍於武王卒後成王初期，而叔𠂔三器中的王𠂔是成王之后，那麼矢令三器與叔𠂔三器皆屬於成王時期，所以其花紋才會有那麼多類似，則更貼切，在此或許可以再提出一個大膽的意見，即《尚書顧命》提到康王之名是「釗」，而「叔𠂔」的「𠂔」即《說文》的「𠂔」字，可讀成釗，那麼「叔𠂔」即康王在成王時仍爲太子時，受到母親「王𠂔」的賜貝而作器，王𠂔爲成王之后，由此或可得另一證明。

前舉除夢家氏以爲孟鼎的「𠂔」字同於向𠂔殷的「𠂔」字，此字李裕民氏隸定作「𠂔」，<sup>17</sup>此字與𠂔字之別僅在从肉之有無，向𠂔殷此字爲人名，大概𠂔字爲有別於「超」意的𠂔，加上肉作爲繁文以示區別，所以𠂔也應同於𠂔。繁卣銘「宗彝一𠂔」除佩芬氏在「繁卣、趯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」一文<sup>18</sup>上說：「宗彝的組成單位稱一𠂔，而𠂔簋則稱一𠂔，𠂔即𠂔。繁卣作𠂔，作一从肉的短尾牝獸。𠂔舊釋𠂔，不確。𠂔字亦不可釋爲肆。此字《說文》所無，今仍闕釋，從辭義看，也當是宗彝的一個組成單位。」按𠂔即𠂔字。則由說文「𠂔」字讀若「𠂔」可知<sup>19</sup>𠂔字和金文中表示一套的「造」字聲音意義相同，所謂宗彝一𠂔即是宗彝一套，或一組的意思。

金文造字有多種形體，可做造，𠂔，𠂔，𠂔，𠂔，𠂔，𠂔，𠂔，𠂔等字，如：申鼎：（三代 4.15）

「𠂔安之孫𠂔大吏乍其造鼎十」（圖十一）

17 同 10，117 頁「𠂔」，當隸定爲「𠂔」。

18 同 9。

19 按𠂔，𠂔聲同義近，《廣雅釋詁》「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也。」陸宗達氏「因聲求義論」一文（中國語文研究第 7 期）云：「古書中『𠂔』與『𠂔』同音互用的情況很多，如《漢書敘傳》『江都𠂔輕』《國語》『戎狄冒沒輕𠂔』，『𠂔輕』就是『輕𠂔』又如《論語·季氏》『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』案《說文》不錄『躁』因躁實即『𠂔』之別體字，而《禮記曲禮》『長者不及無𠂔言』『𠂔言』就是『𠂔言』也就是《論語》所說的『躁』。上面這些例證，都說明『𠂔』『𠂔』曾經因同音而互用。《說文》作這個『讀若』，是有根據的。」

吳匡、蔡哲茂

陳 𠄎 戈 (三代 19.33.2)

「陳 𠄎 𠄎 錢」

羊子戈 (三代 19.40.2)

「羊子之 𠄎 戈」

滕侯耆戈：(三代 19.39.2)

「滕侯耆之 𠄎」

淳于戟：(三代 20.14.1)

「 𠄎 于公之 𠄎 𠄎」

宋公 𠄎 戈 (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 86 圖)

「宋公 𠄎 之 𠄎 戈」

高密戈：(三代 19.35.1)

「高密 𠄎 戈」

秦子戈：(三代 19.53.2)

「秦子 𠄎 公孫元用」

宋公 𠄎 戈：(書道 103)

「宋公 𠄎 之 𠄎 戈」

不易戈：(三代 19.52.2)

「宋公差之所 𠄎 不易族戈」

滕侯昊戟：(三代 20.13.2)

「滕侯昊之 𠄎 戈」

邾大司馬戟：(三代 20.19.2)

「邾大司馬之 𠄎 戈」

羊 𠄎 戈：(三代 19.45.1)

「羊 𠄎 𠄎 散戈」

裏石磬：(薛氏鐘鼎彝器款識卷八)

「自作 𠄎 磬」

邵 鐘：(三代 1.57)

「其竈四堵（堵）」

造字的意義，自來不得其解，所謂造鼎、造戈、造磬、造戟，也未見令人滿意的解釋，孫詒讓在《籀膏述林》<sup>20</sup> 鐘跋云：

「竈竈同，說文穴部竈，炊竈也，从穴竈省聲，重文竈，或不省，此作竈，又从穴省也，其讀當爲籛（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，注云故書造作竈，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，是竈造聲近字通。）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『籛，副倅也。』」

自孫氏引左傳杜注「籛，副倅也。」郭沫若及容庚二氏都受到影響，郭氏也說「薛書有裏石磬銘曰『自作籛磬，磬之所以名爲籛者，即爲鐘之副籛也。』容氏說：<sup>20</sup>「薛氏歟識石磬『自作籛磬，則大鐘八肆，其竈四堵者，猶歌鐘二肆及其鐻磬，以磬爲鐘之副籛也。』<sup>21</sup>最近劉雨氏作「邵簋編鐘的重新研究」一文，<sup>22</sup>考釋邵簋編鐘銘「大鐘八肆，其竈四堵」云：

「肆即肆，《左傳》襄公十一年『歌鐘二肆』注『肆，列也。』說文『堵，垣也，五版爲一堵」。竈通竈，亦通造，造作也。尚書大誥『予造天役』注『造，爲也。』春秋兵器每言『××作造戈』薛尚功《鐘鼎彝器款識》收有裏石磬銘『自作造磬』，其義均應釋『作』，『爲』。此句之意即是大鐘八列，造作成四堵。也就是兩列合造成一堵。』

按把造字解成「副倅也」，又以磬爲鐘之副籛，是可疑的，申鼎有「造鼎十」，那麼鼎將爲何物之副籛，又劉氏把「造」解作「作」、「爲」之意，<sup>23</sup>但「××乍造戈」，「乍」字已表示「作」「爲」，造字不可能又重覆作爲的意義，籛磬即一套磬，曾侯乙墓出土編磬 32 枚，正合一肆之數，（《周禮小胥》「凡縣鐘磬，半之爲堵，全

20 《兩周金文大系》邵鐘考釋 233 頁。

21 《善齋彝器圖錄考釋》圖十三 邵簋鐘考釋。

22 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 259 頁。

23 主張「造」爲「作」之意者，又見於李裕民氏「古字新考」一文，（古文字研究第十輯），120 頁，其云：「如金文中鑄、作、造三字都是製造之意，它們除了單用外，也有同時連用二字的，如秦子矛（代 1953）「乍（作）竈（造）公族元用」內公壺（代 12.9）「內公乍鑄從壺」。

吳匡、蔡哲茂

之爲肆」)也是一套磬。造的意義相當於後世所謂「套」或「組」,文獻中仍可見此意,如:《詩大雅大明》:

「大邦有子,俔天之妹,文定厥祥,親迎于渭,造舟爲梁。」

《毛傳》

「天子造舟,諸侯維舟,大夫方舟,士特舟。」

《爾雅釋水》

「天子造舟,諸侯維舟,大夫方舟,士特舟,庶人乘汙。」

郭璞注:

「造舟,比船爲橋,維舟,維連四船,方舟,併兩船,特舟,單船,汙,並木以渡。」

《爾雅釋文》引郭圖云:

「天子竝七船,諸侯四,大夫二,士一。」

《左傳》昭公六年:

「后子享晉侯,造舟于河。」

如果單以數目的多寡來區分身份階級,則郭圖之說顯然不無道理,造舟應是一套或一組舟船,大豐殷(天亡殷)有「王汎(泛)三方(舫)」香港唐健垣先生以爲是「周王泛三舫(六舟)」,<sup>24</sup>可見造舟之意,由於它是一組船,故於河中如浮梁,此即造舟爲梁<sup>25</sup>之意。申鼎「造鼎」已指明其數目爲十,出土戈戟率成套,故稱其爲造戈也是同一道理。邵簠鐘的「大鐘八肆,其匏四堵」,即以八肆大鐘一套作爲四堵,也即如劉氏所云兩肆爲一堵。

回過頭來看圖一的「造鼎」,「造」即「兔」字,而兔字可讀作「龜」,「兔」字是兔子再加聲符刀,(召从刀聲)可知「造鼎」就是「造鼎」,也就是一套鼎。繁貞銘「宗彝一兔」,其意即宗彝一造,也就是一套宗彝,金文中固然有自銘爲宗彝者,但今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有端方舊藏的一套彝器,(陶齋吉金錄卷一

24 見 ASIAN MUSIC VOLUME XV-2 1984 唐健垣著《商代樂器考》下冊 1983 年刊于紐約亞洲音樂季刊 (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SIAN MUSIC)。

25 顧頡剛氏《史林雜識》初編(北京中華書局)125 頁「造舟爲梁」條有詳論。

杞禁全圖）計杞禁一，卣二，勺一，尊一，盃一，觚一，觶一，爵一，角一。

（附圖十二），此或許即成套宗彝。

金文中另有「𠄎」字，見於卯殷與多友鼎，見前引圖六、七。卯殷的「𠄎」字，舊釋「將」，但把將的意思套在多友鼎上則不通，可知釋「將」是不對的，比較卯殷與繁卣銘。

「宗彝一𠄎」

「宗彝一𠄎寶」

可知卯殷的「𠄎」字，意義應與「𠄎」字相同，大概是一個从𠄎，𠄎聲的後起字，（實則𠄎已表音），𠄎爲再加聲符，𠄎聲和𠄎聲陽入對轉，同樣的多友鼎的「湯鐘一𠄎」也應是一套編鐘，李學勤氏在前舉文已提出，劉雨氏也說：「𠄎，不識，一𠄎，其意當爲一組、一套。」<sup>26</sup>

由以上所述可知金文的代表一套的「造」字，最初是假借「免」（讀釗）後來爲了和表示兔子的兔字有別又再加上聲符刀，作「𠄎」，後來又爲了和表示超，遠的意義不同，又加上肉作「𠄎」，最後聲符又被𠄎所替代，而成爲「𠄎」如下：

𠄎 → 𠄎 → 𠄎 → 𠄎

《左傳》「讒鼎」解

《左傳》昭公三年記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，既成婚，晏子受禮，叔向從之宴，相與語，二人感嘆齊晉公室的沒落，最後叔向並且引讒鼎之銘「昧旦丕顯，後世猶怠。」的兩句話來作說明。「讒鼎」是什麼樣子的鼎，歷來的解釋有多種的說法，如《正義》引服虔說：

「疾讒之鼎，《明堂位》所云崇鼎是也。一云讒，地名，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，故曰讒鼎。」

對於服虔的兩種說法《正義》都覺得可疑，所以又說：

「二者並無案據，其名不可審知，故杜直云鼎名而已。」

宋代王應麟的《困學紀聞》則肯定服虔以「讒鼎」爲「魯鼎」的說法，其云：

26 考古 1983 年 1 期「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」。

「愚考《韓子說林》曰齊伐魯，索讒鼎，魯以其賈往，齊人曰賈也，魯人曰真也，齊曰使樂正子春來，吾將聽子，（《說林》下）。《新序·節士篇》《呂氏春秋·審己篇》皆曰岑鼎，二字音相近，然則讒鼎，魯鼎也，《明堂位》魯有崇鼎，服注不爲無據。」

按《禮記·明堂位》云：

「崇鼎、貫鼎，大璜，封父龜，天子之器也。」

《鄭注》：

「崇、貫、封父皆國名，文王伐崇，古者伐國，遷其重器，以分同姓，大璜，夏后氏之璜，春秋傳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。」

《正義》云：

「知皆國名者，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，又書傳有崇侯虎，貫與崇連文，故知崇貫皆國名，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封父與夏后氏相對，故知封父亦國名，云文王伐崇者，《詩大雅》文，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，以分同姓者，按昭十五年左右傳云密須之鼓，闕鞏之甲以賜晉，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。」

把「崇鼎」的崇解爲國名，主要是由於下文封父龜的「封父」與《左傳》定公四年的「封父之繁弱」的封父相同，所以從分魯之物中有夏后氏之璜，想到大璜卽是此璜，自然崇，貫也就變成國名，但是根據《詩大雅文王有聲》，「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，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。」伐崇是文王之時，分魯公以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。」的魯公指的是伯禽，分魯之物雖然有「官司彝器」，但《左傳》並沒有標明崇鼎，文王伐崇是否曾遷其重器是難證實，即使伐崇得鼎，是否可能留到成王時再賞與伯禽，更是一大疑問，更何況要把「貫鼎」的貫解爲國名，在史實上更找不到證據。因此要把明堂位的「崇鼎」講成崇國之鼎是可疑的。而且明堂位此段下文又說「越棘、大弓、天子之戎器也。」文末又說「凡四代之服器官，魯兼用之，是故魯王禮也，天下傳之久矣。」前文又說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。」因此可以知道魯國能用崇鼎，貫鼎，大璜、封父龜的所謂天子之器也，也能使用越棘、大弓所謂天子之戎器也，是得到周王室的特許，這些禮樂之器周王室也是在使用著，因此崇鼎自然不是崇



國之鼎，而是普通名詞，譏鼎即崇鼎，清代的考據家一致指出是聲音的關係，如萬蔚亭《困學紀聞集證》引錢大昕云「崇、譏聲相近。」屠繼序《校補》說：

「按廣韻冬侵二部古音相通，故崇、譏，岑可轉寫，其收崇入東部，收譏入咸者誤也。」

俞樾在《諸子平議》上也說：

「服說誠望文生義，惟言即崇鼎，此必有所本，按《廣韻》一東有饒字，注云「饒饒，貪食也，竊疑此鼎本名饒鼎，亦名饒鼎，蓋著貪食之戒。」

譏鼎即崇鼎，俞氏提出《廣韻》饒、饒一字更是確證，《呂氏春秋先識覽》說「周鼎著饒饒，有首無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。」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說「蓋饒饒本貪食之名，故其字从食，因謂貪得無厭者為饒饒耳。」俞氏把譏鼎解成饒鼎，顯然受到《呂覽》的影響，但左傳上叔向引譏鼎之銘是感嘆「雖吾公室，今亦季世也。」又說「公室之卑，其何日之有。」所以他引鼎銘「後世猶怠」最能表達晉公室當時的狀況，因此叔向不可能去引一個著貪食之戒的鼎銘來作說明是很明顯的。

近人馬敘倫，楊樹達則另立新議，楊氏於《讀左傳》上說：<sup>27</sup>

「說文云：『𡗗，大鬴也，一曰鼎大上小下若曰𡗗，讀若岑，譏鼎蓋即𡗗鼎，𡗗譏音近通假耳，據《說文》，正字當作𡗗，呂文以古讀同假岑為𡗗。』

馬敘倫<sup>28</sup>云：

「然譏鼎說文作『𡗗，大鬴也，一曰鼎大上小下若曰𡗗，讀若岑，詩「潛有多魚」韓詩作「潛有多魚」此岑，𡗗聲通之證。」

今人陳奇猷氏則不同意馬、楊之說，其云：<sup>29</sup>

「岑鼎即崇鼎，亦即譏鼎無疑，禮明堂位云『崇鼎、貫鼎、天子之器也。』崇、高也，貫、盈也，天子之器，故以崇盈為名，岑、譏皆有高義，則崇、岑、譏不但音通，義亦通也，未知孰是正字，至於『𡗗』字，說文僅言其形狀，乃形如大鬴或鼎之大上小下若鬴之器之通名，並無岑鼎即𡗗鼎之文，馬、

27 見《積微居讀書記》呂氏春秋拾遺（清華學報）民國25年11卷2期。

28 讀呂氏春秋記，又同樣意見見於馬著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卷之六「𡗗」字條下。

29 見《呂氏春秋校釋》503頁。

楊謂岑卽鬻，楊更謂『鬻』爲正字，失之穿鑿。明堂位謂崇鼎爲天子之器，信然，或卽如服虔所說爲禹所鑄，未知何時爲魯所得，故今者齊以兵來求之，若是魯鼎，豈有以兵索他國所鑄鼎之理（國亡，鼎爲人所遷，如樂毅入臨淄遷齊重器，不在此例。）且左傳所載譏鼎之銘（亦見晏子春秋問下）係齊晏子使晉，晉叔向引譏鼎之銘以對晏子，叔向所引當是古鼎或周天子之鼎之銘文，斷無引魯鼎銘文之理，王氏（按指王應麟）以譏鼎爲魯鼎，其誤審矣。」

陳氏指出馬、楊謂岑卽鬻，失之穿鑿，又說「豈有以兵索他國所鑄鼎之理」見解很正確，古代只有在亡國時，宗廟彝器才會爲人所虜，如《左傳》桓公二年說「武王克商，遷九鼎于雒邑。」又亡國時宗廟彝器也會遭到兵火毀滅，如《國語周語》「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」又以爲叔向「斷無引魯鼎銘文之理」也很對，春秋各國交通頻繁，但叔向也不可能對魯鼎銘文瞭若指掌，叔向所引的譏鼎應當是晉國之鼎，齊求魯譏鼎大概是戰國以來策士之文，猶如九鼎之故事，<sup>30</sup>並非史實，周天子、晉、魯都有譏鼎，（或崇鼎），那麼所謂譏鼎、崇鼎並不是專有名詞，而只是一個普通名詞而已，譏鼎由前文金文的「𩺰鼎」「造鼎」來看，譏从龜聲，龜讀與𩺰同，可知「譏鼎」事實上就是「造鼎」，也就是一套鼎的意思。《禮記明堂位》上說「崇鼎、貫鼎、天子之器也。」譏讀釗爲宵部，造爲幽部，幽宵可通，崇爲中部與幽部的造字陰陽對轉，故譏鼎、崇鼎卽造鼎，那麼貫鼎是什麼，聞一多《古典新義，周易義證類纂》「鼎耳革其行塞」鼎九三下云：

「玄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『穿木加足曰械，大械曰桁』凡橫木皆可謂之桁，故貫鼎耳之橫木亦謂之桁，聲轉爲𩺰，說文曰『𩺰，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，從鼎𠂔聲，經傳皆作局，又轉爲鉉。說文曰『鉉，舉鼎具也』虞氏所謂『貫鼎兩耳』者也，鼎耳不滑利，其桁阻塞不能退出，食雖當前無由染指，故下文曰『雉膏不食』。一說，行，道也，謂中空受鉉處，『其行塞』謂不能鉉，亦通。」貫鼎是可貫兩耳之大鼎，與之對文的崇鼎，自然可爲一套鼎，猶「歌鐘二肆，及其鐻磬。」（左傳襄公十一年）與二肆（六十四枚）相對的編鐘，另有一個大鐘的「鐻」，

30 見顧頡剛氏《史林雜識》初編 153 頁「九鼎」條。

譏鼎所記的「昧旦丕顯，後世猶怠」的銘文，全文究竟是分載數鼎，或僅在一鼎，今由河北平山縣出土的中山王九鼎，其具有鼎銘的「中山王響鼎」為九鼎之第一鼎可知，可能銘文只刻於一鼎。



古代在造兔字時，最初大概以「𠂔」為兔的象形字，但由於兔善跳，故又以「兔」表示遠，而孳乳出「超」，「逃」，今猶言「兔脫」代表逃，後來為了有所區別，超字又加上刀聲作「𠂔」，至於兔、𠂔、龜事實上都是同一字，古人在表示一套的套字，最初大概即拿「𠂔」假借其音讀超，後來有从刀聲的「𠂔」，再為了區別於超、遠之意的釗，又加上肉，成「𠂔」，至於「𠂔」字从「𠂔」，𠂔疑作為聲符，同時為了文字方正的緣故把「刀」省去了，變成「𠂔」，後來又另造了表示一套的造、逄、船、窰等字，而使从兔的諸字反不可識，章炳麟氏在《文始》上對𠂔兔諸字的分析非常卓越，符合戴震在《轉語》二十二章序所提出的「疑於義者，以聲求之，疑於聲者以義正之。」的原則。而左傳所言譏鼎，禮記明堂位所言的崇鼎，由金文分析可知譏崇均讀為造，也就是「一套鼎」的意義也可論定，孟鼎銘所謂「女勿兔」余乃辟一人」猶《詩大雅棫樸》所謂「勉勉我王」，叔兔三器的叔兔疑即康王之名，康王之稱「叔兔」如此說正確，由周人的「伯、仲、叔、季」之稱謂可知康王非嫡長子，而恐為第三子，此則為史實上人所不知。

1988年8月三稿

補記：

本文完稿後才見到章炳麟在《詁經札記》有「譏鼎解」（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一）三五〇頁）以為：古者鑄鼎以為一國之重器，則以國名其鼎，《左傳》言郛大鼎，言甲父鼎，言莒之二方鼎是也……《國語》「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。」韋《解》云：「夏居陽城，崇高所近。」據此是崇山為夏都之鎮，是以夏末建號之始，其國以崇為名，《周語》言崇伯鯀是也。夏既建號之後，其國亦仍以崇為名。《逸周書世俘》言崇禹生開是也。崇與夏為通稱，猶殷與商為通稱，然則崇鼎者猶夏鼎也，禹鑄鼎於甘譏，即鑄鼎於崇……謂之崇鼎者，則以國名其鼎，正猶郛鼎、莒鼎、甲父鼎之稱矣。」其說亦不足信，理由已如本文所述。不須贅言。

又黃敏「讀楊樹達先生長沙方言考績考」云：（《古文字》1979年2期）

「說文十四篇七金部云：鑱，銳也，从金龜聲，士銜切，按銳謂之鑱以銳物刺人亦謂之鑱，今長沙方言以針刺人曰鑱，又按方言云：凡艸木刺人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：亦謂之壯，亦或當爲壯字，案草木刺人曰壯，讀去甚感隔膜然溷地正有稻草之刺刺入肉中的部分曰〔tsā〕者，讀正與壯同，其音義均與方言所采北燕，朝鮮之壯相近。」則金文「」从聲或可成立。



圖一



圖二



圖三





圖四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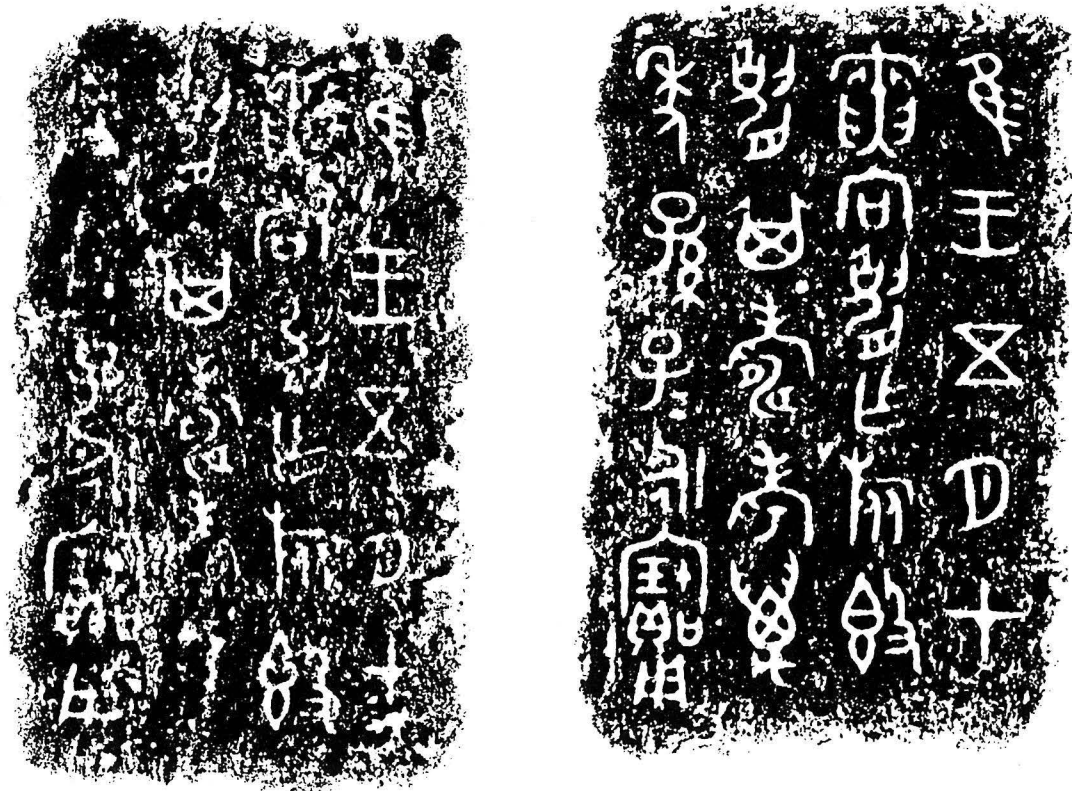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



圖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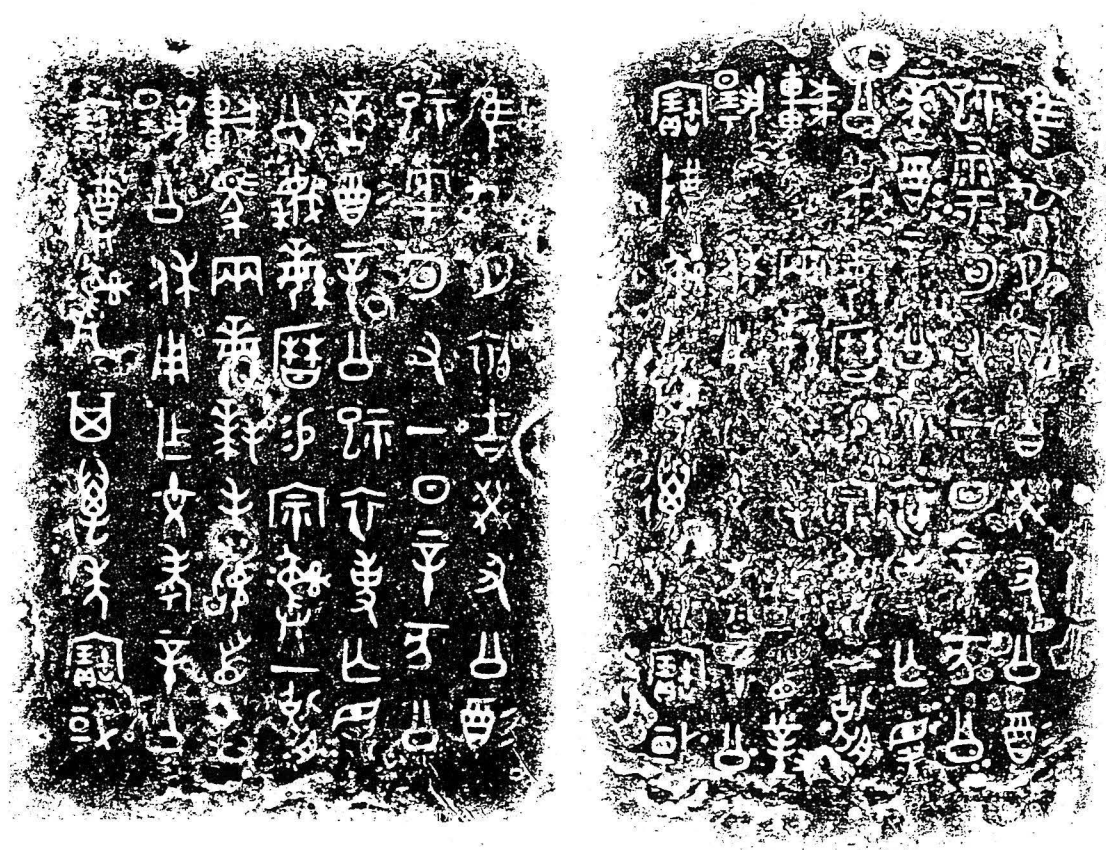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



圖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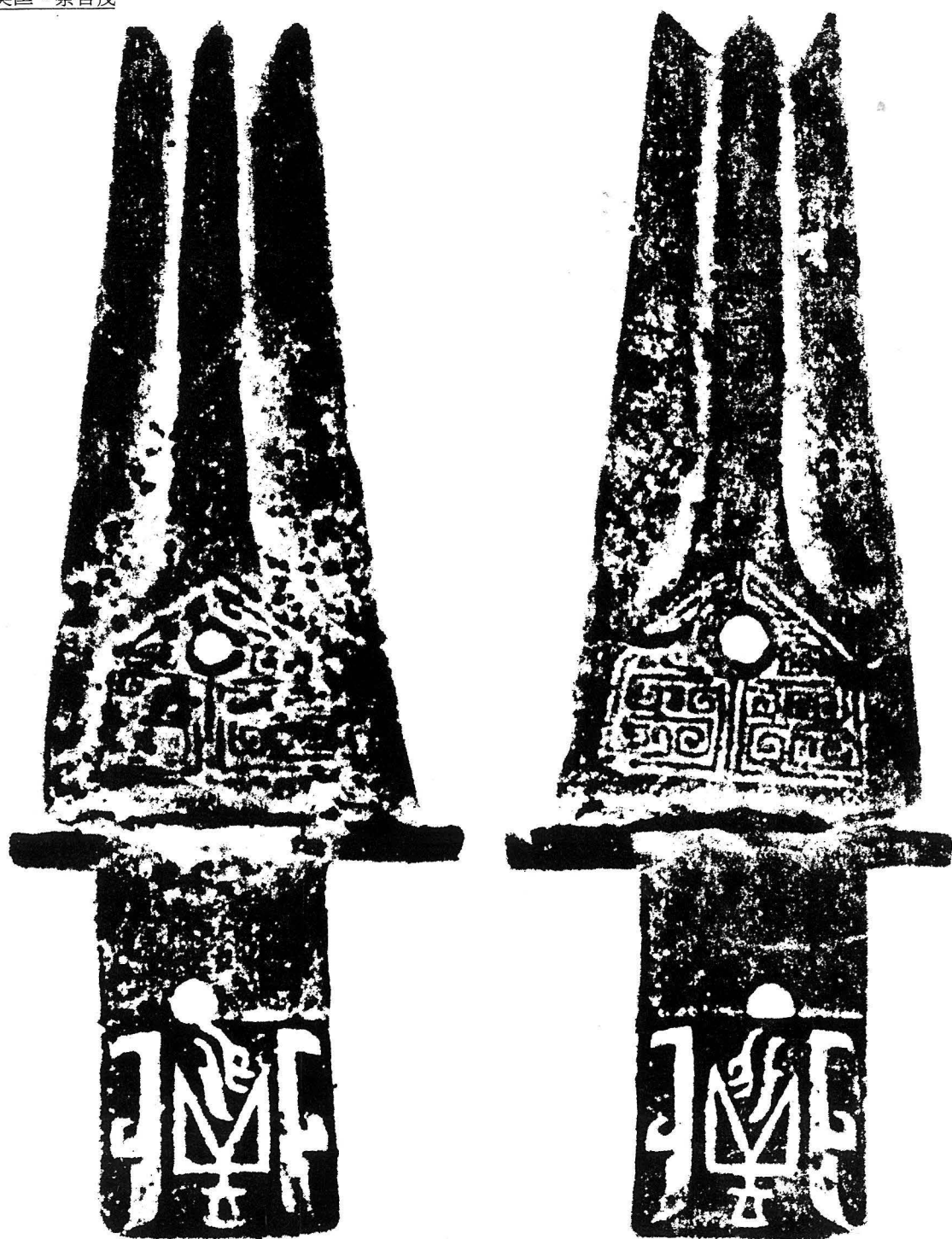
器

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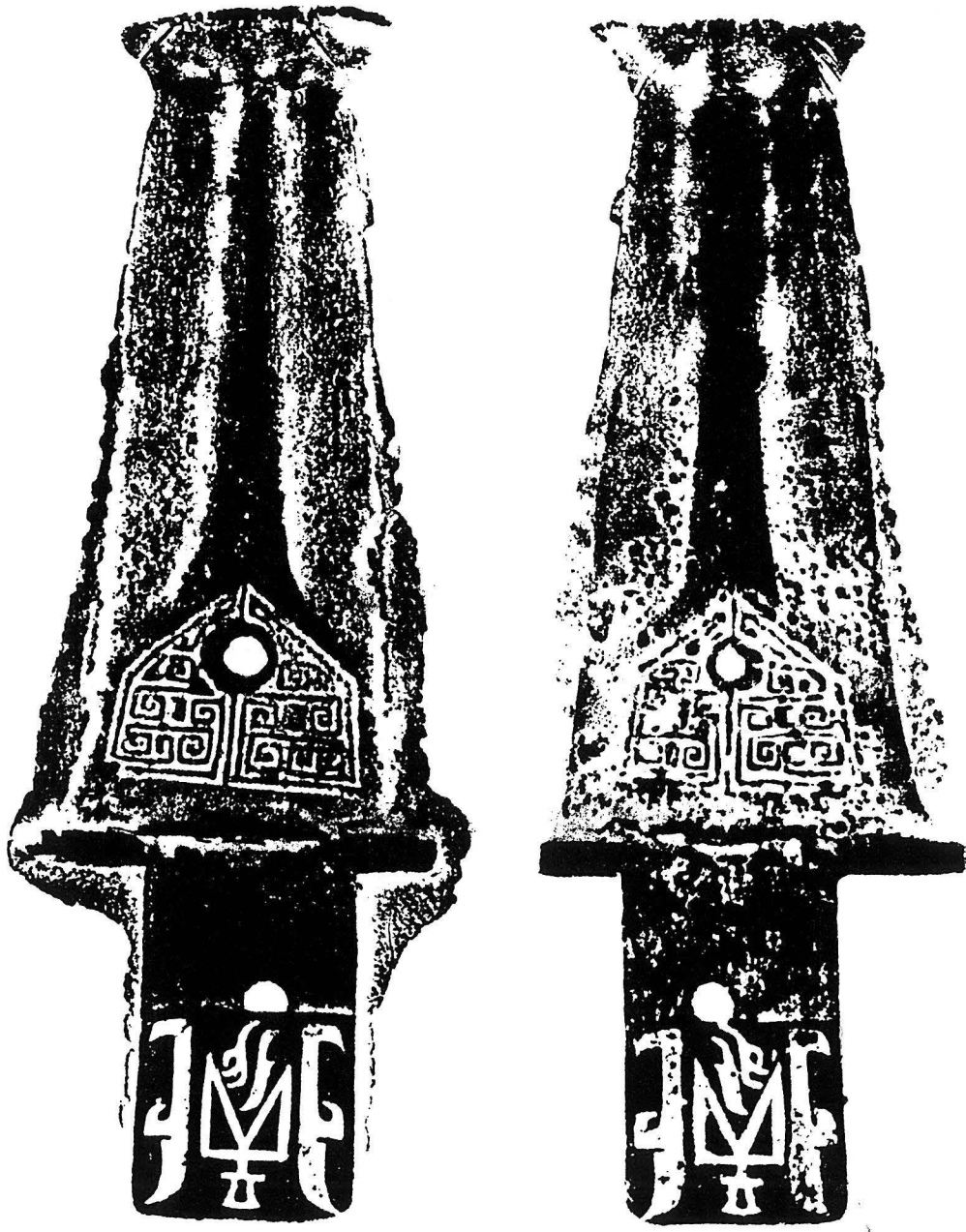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九





圖十 湖南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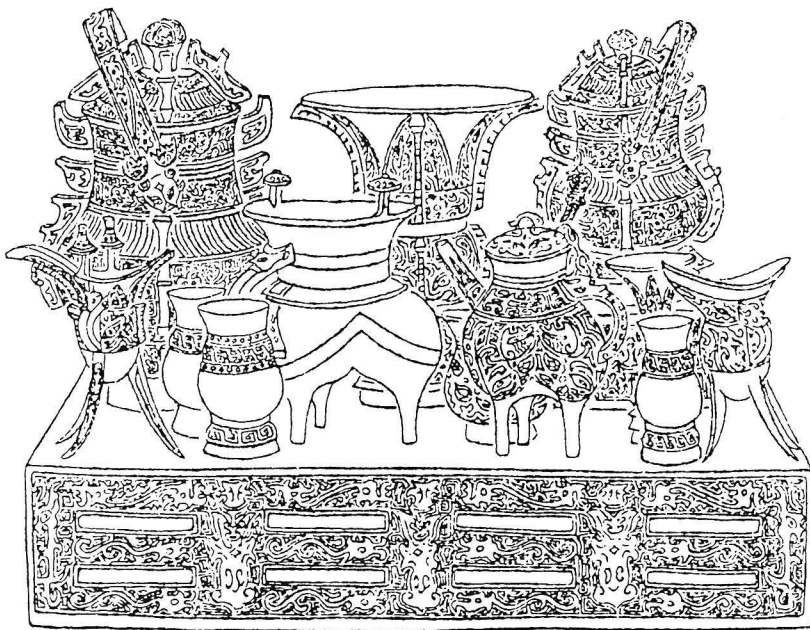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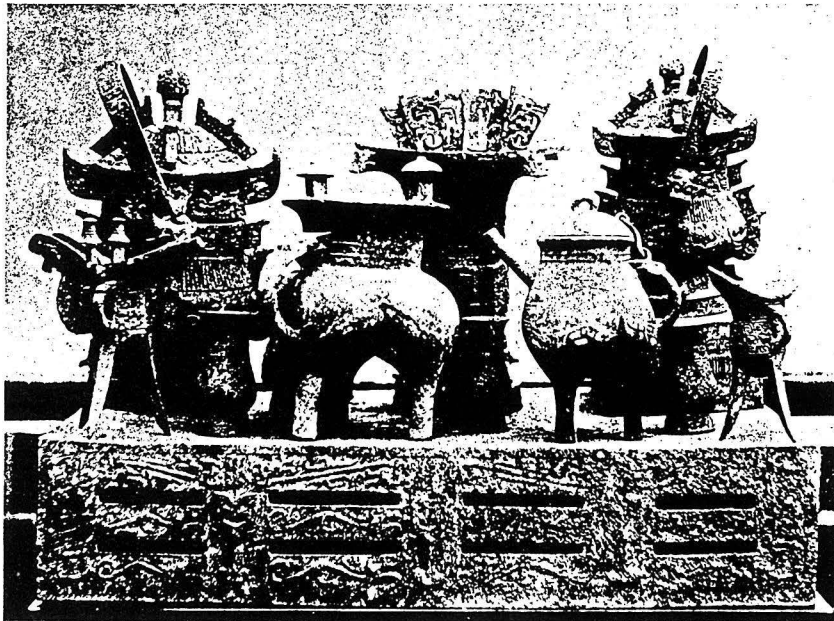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十 三代吉金文存



圖十一





圖十二